

# 谪仙记

女媧石与九尾狐的爱情

[长篇小说]

慕容素衣  
著

石头：我想尝尝情爱的滋味。

你可当真要去？

众生皆苦，

天帝：那凡间妖邪横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谪仙记

慕容素衣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谪仙记 / 慕容素衣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94-0452-7

I. ①谪… II. ①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2952号

书 名 谪仙记

---

著 者 慕容素衣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策划编辑 赵 远

特约编辑 李晓东

责任校对 孔智敏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封面绘图 Benyo

版面设计 李 亚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9

字 数 442千字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452-7

定 价 48.00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滴  
仙  
记

# 目录

01. 幻术 001

02. 入门 006

03. 修道 011

04. 白狐 017

05. 盗药 022

06. 蒙冤 028

07. 思过 034

08. 玉棺 039

09. 飞廉 044

10. 往事（一） 049

11. 往事（二） 054

12. 蕉袍 058

13. 下山 064

14. 鲛人 070

15. 袋中 075

16. 行宫 080

17. 幽禁 085

18. 出逃 090

19. 荒村 095

20. 妖道 100

21. 脱困 105

22. 生意 110

23. 梦乡 115

24. 食梦 120

25. 灵儿 125

26. 神女 130

27. 地下 135

28. 相柳 140

29. 山鬼 145

30. 疗伤 150

31. 妖会 155

32. 火鸟 160

33. 欢聚 165

34. 斗法（一） 170

35. 斗法（二） 175

36. 破阵 180

37. 出海 185

38. 骑鲸 190

39. 鲲鱼 195

40. 荒岛 200

41. 夜话 208

42. 偶遇 213

43. 相救 218

44. 龙穴 223

45. 伤逝 228

46. 还魂 237

47. 天书 242

48. 地火 246

49. 抉择 251

50. 伤情 256

51. 媚珠 262

52. 鬼谷 273

53. 玉碎 287

54. 惩善扬恶 310

55. 杀戮 321

56. 恩断 326

57. 颓废 332

58. 蜕变 344

59. 狐王 354

60. 琉璃 366

61. 历劫 382

62. 结盟 394

63. 决战 404

64. 归隐 414

65. 飞升 426

66. 归位 434

67. 遗恨 447

番外 似是故人来 453



01

## 幻术

银河泻地如水，在天际交织成一条淡白色的光带。

满天都是星斗，有风吹过，天上的星星便眨起眼睛来，一闪一闪亮晶晶。

星空下站着一个小小的人儿，一动不动地凝望着天上的星星。她身形瘦小，看上去不过八九岁的样子，面目在夜色中显得不甚清楚，一双眼睛却亮得出奇，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她记得师父说过，地上每死一个人，天上就多一颗星。

师父还说，想念娘亲的时候，就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她就在星星上看着呢。

可是师父没有说过，娘亲到底是在哪颗星星上。小小的她仰着头望啊望，脖子都仰酸了，还是看不到一点点娘亲的影子。

是因为星星太远了，还是因为她太小了呢？

娘亲啊，你到底在哪里啊？

望着这片星空的时候，她脑海里总是会想起娘亲的样子，娘亲梳着一个圆圆的髻，脸蛋儿也是圆圆的，眼睛里总是含着笑，好温柔好温柔的样子。

一开始的时候，她很轻易就能想起娘亲的长相，忽然有一天，她发现只能想起一点点模糊的影子，怎么办？她都快要忘了娘亲长什么样子了。

一想到这点，她就想哭，可并没有眼泪流出来。师父说，那是因为娘亲去世时她哭得太厉害，把一辈子的泪水都流干了。

这时她听见有人在唤她的名字。

清冷的声音是琪瑶师姐的：“叶瑕！”

爽朗的声音是吴琛师兄的：“小师妹！”

还有一个又尖厉又刺耳的声音在嚷着：“死丫头，快点给我出来，看我不好好揍你一顿。”这是那个最最讨厌的琉璃师姐。

同门中人对这个名唤叶瑕的小丫头大多不理不睬，多半是嫌她太小，又长得丑，懒得搭理她。只有这个琉璃师姐，为人凶巴巴的，对她不是吼就是骂，有时生起气来，还会在她身上拧一把。

今天就是琉璃师姐推搡她，害她打破了师父最钟爱的青玉盏，才吓得她跑到后山来的。

想起琉璃师姐又长又尖的指甲掐在身上的滋味，叶瑕不禁打了个冷战，连忙躲在石头后面，把拳头塞进嘴里，生怕会发出声音来。

“叶瑕！”

“小师妹！”

“死丫头！”

.....

琉璃师姐尖厉的声音依然在耳畔，叶瑕把自己缩成小小的一团，心里默默在呼唤，师父啊，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师父外出访道友去了，已经走了三十二天，这三十二天，叶瑕每天都在卧室的床头画正字，正字画了六个半，师父却还是没有回来。

她紧紧咬住拳头，额上的汗水一滴一滴地落在手上。还好，粗心的师兄师姐们没有找到她，她听见琉璃师姐一路骂骂咧咧地走远了。

叶瑕松了一口气，转眼看见堆在脚边的青玉盏碎片，又着急起来。师父最喜欢这个青玉盏了，说用它泡松子茶，能够保留松子天然的清香，可现在，它已经碎成了一片一片的。

她想把它重新拼凑好，奈何灵力不够，任凭她如何手忙脚乱，不是缺了这块，就是少了那块。

正在她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在问她：“傻丫头，你在做什么呢？”

那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声音。

叶瑕抬起头，看见一张如春风般和熙的脸，满天的星光似乎都聚集在他的眼睛里，此刻，这双眼睛正含笑望着她。

“师父！”叶瑕差点泪盈于睫，“你总算回来了！”

“阿瑕，谁欺负你了吗？”师父问叶瑕。

“没有。”叶瑕摇头。

“你手里拿的是啥啊？”

“师父。这是你的青玉盏，”叶瑕哆哆嗦嗦地说，“阿瑕没用，打碎了就再也拼不起来了。”

“你可真是个小傻瓜，这有何难。”师父念了一个口诀，大喝一声“聚”，刚刚还碎成无数片的青玉盏顿时飞舞起来，一瞬间就凝成了一个杯盏的形状。

“哇，太棒了！”叶瑕一下子忘记了今天受的委屈，开心得鼓起掌来。

青玉盏飘在半空中，她踮起脚尖，伸出手去想把它拿回来。谁料指尖刚刚碰到杯身，那玉盏瞬间碎成了粉末，风一吹，就飘散在山间了。

“呀！我又闯祸了。”叶瑕大为懊恼。

“不关你的事，你刚刚看到的，本身就是幻象，”师父说，“道术固然能让破碎的物体复原，却无法保持它的实体。”

“这么神奇啊。”

“再让你开开眼界。”师父大袖一挥，念了一声“起”，山间的流萤像收到了命令一般，争先恐后地往他们身边飞来，瞬间就将师徒俩包围起来了。萤火虫停留在叶瑕的肩上、头发上……她伸出手，轻轻捧起一把流萤，就像捧起了一把碎星。

流光飞舞中，师父道袍翩翩，衣袂飘飘，眉目间似有光华流转……都说姑射山上的神仙长得美，但她想，再美也不过像师父这样吧。

叶瑕望着他，不禁痴了，连萤火虫什么时候四散开来都没有发觉。

“好看吗？”师父问道。

“好看。”

“还想不想看？”

“师父！”叶瑕怯怯地提出了一个要求，“你可以让我看看娘亲吗？我都快忘了她的样子了。”

“你可真是个小傻瓜，”师父轻叹一声，“你娘亲已经到天上去了，你见了她的话，也不过徒增思念，又何必如此执着呢？”



“不，我想看，”叶瑕央求他，“师父，我想看看娘亲的样子。”

师父看向她：“你确定要看吗？”

“我确定。”她坚定地迎向他的目光。

“你啊。”在她的坚持下，师父终于微不可觉地点了点头。从小到大，他总是不会拒绝她的要求。

“阿瑕，你先闭上眼睛。”师父柔声说。

叶瑕听话地闭上了眼睛。像是等了一千年，师父才让她睁开眼睛。

当眼睛睁开的那一瞬间，仿佛时光倒流，叶瑕真的见到了娘亲，娘亲的样貌一点都没有变，仍然梳着一个圆圆的髻，圆圆的脸上挂着笑容，好温柔好温柔地看着她。

娘亲的样子如此真切，她似乎听见她在叫自己的名字，“阿瑕，快过来，让娘亲抱抱你”。记忆中的童年，她曾这样无数次地呼唤着自己，在蓝天下，在晚霞中，在闪烁的星星下，她的声音是那样亲切。

“娘亲！”叶瑕大叫一声，忍不住往前冲去。

“阿瑕！”一只手有力地拉住了叶瑕。是师父，他看着叶瑕，眼睛里满是不忍的神色：“不要过去，那只是幻象。你有没有发现，你娘一点都没变，因为幻象里的人，永远都不会变，也永远都不会老。”

“不，师父，你听，娘亲在叫我呢，你让我过去吧，”叶瑕说，“我想要娘亲抱抱我，就抱一次，好不好？”

“阿瑕，你冷静一点，你娘亲根本没有说话，她也抱不了你的。”师父还是拉着她的手，只是他的手，不知不觉中松开了一点。

叶瑕试着挣开他的手，没想到轻轻一挣，就挣开了，他肯定是见不得她流泪哭泣的样子。

娘亲就在数丈之外对着她微笑，叶瑕心中一阵狂喜，大踏步地向她跑去。

到了娘亲身边，叶瑕反而不敢伸手去触碰她，只是望着她的脸，一声声地喊着：“娘亲啊，我是阿瑕。娘亲，我是阿瑕。你听得到我叫你吗？如果听得到，你伸出手来抱抱我好吗？”

娘亲一动也不动，只是看着她笑。

“娘亲，阿瑕过得很好的，师父对我很好，师兄师姐也很好，没有人欺负我，”叶瑕不敢伸出一根指头来，生怕一碰到面前的娘亲，她就会烟消云散了，只顾着一叠声地喊她：“娘亲，你在天上孤单吗？你要孤单的话，阿瑕来陪你好不好？”

“阿瑕，不要这样，再这样你就要着魔了！”是师父在叫她。

叶瑕顿住了脚，是啊，她去陪娘亲的话，就要离开师父了，师父，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了。

但她终究还是不甘心啊，忍不住伸出一根手指去，想摸摸娘亲的脸，哪怕就摸一下也好。手指伸出去后，触摸到的是一片虚空，娘亲的脸就在她面前灰飞烟灭，隐入了茫茫无边的黑暗中。

“娘亲，都是阿瑕不好！”叶瑕的手在空中一顿乱抓，却什么也没有抓到。

“阿瑕，觉得难受你就哭出来吧。”师父走到她面前，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

“不！”叶瑕昂起头，倔强地回答。

“痴儿，我早说过，那只不过是幻象，看了徒惹烦恼，你偏不听。”师父叹息着摇了摇头。

“即使那是幻象，也是很美的幻象啊，”叶瑕喃喃地说，“至少，我现在记住了娘亲的样子，永远也不会忘记了。”

“你可真是个傻丫头啊。”

夜风有点凉，叶瑕缩了缩肩膀，师父脱下身上的青色道袍，披在她身上。她还在望着天际的星空出神时，他已经背起了她。

“小阿瑕，居然已经这么重了啊，”师父轻笑，“师父都快背不动你了。”

叶瑕羞赧地把头埋进师父的道袍里，过了会儿又探出头来问：“师父，我什么时候才能自己使用幻术呢？”

“等你长大的时候。”

“我还要多久才能长大啊？”

“很快的，”师父顿了顿说，“等你长大了，师父就背不动你了。”

“那阿瑕就一辈子都不长大，这样师父就能背阿瑕一辈子了。”叶瑕说。

“不长大怎么学幻术呢？”师父笑道。

这还真是个两难的问题呢。她趴在师父背上，纠结着到底要不要长大，就在这样的纠结中，终于沉沉地睡去了。



## 入门

叶瑕是师父捡来的。

关于小时候的事，她已经记不太清了。只隐约记得，她五岁以前，和娘亲生活在明霞山下的小山村里，尽管生活清苦，但还算无忧无虑。

不知道为什么，村里的人，都对她们娘俩不太友好。小朋友们都不爱同她一起玩，她看着他们一起捉迷藏、跳房子，心里可羡慕啦。

有一次，小朋友在玩打水漂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拿着块石片走了过去。石片飞向河面，一、二、三、四、五，足足打了五个水漂。

她以为小朋友们会欢迎她加入，没想到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瞪了她一眼，恶狠狠地说：“走开啦，丑八怪！”

她怯生生地问了句：“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

另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女孩一把推开了她，大声说：“我才不要跟你这种没爹的野孩子玩！”

她气得哭了，跑回家缠住娘亲一个劲地问：“为什么他们都叫我野孩子？我爹爹在哪？我要去找他！”

“你爹爹……”娘亲怔了怔，告诉她说，“你爹爹是天上的仙人，等你长大了，他就会接你去天宫的。”

当时的叶瑕听了娘亲的话，高兴极了，恨不得马上跑出去告诉那些坏小孩，她才不是没爹的孩子，她爹是仙人呢，多么神气。可娘亲说，这是天机，天机不可泄露，不能告诉别人。

她还是继续一个人玩，可因为心里有了期待，就算是孤单，也不觉得那

么难受了。

很久以后她才发觉，娘亲多半是骗她的。哪有什么神仙，就算真有的话，神仙生出来的女儿，肯定是琪瑶师姐那样的大美女，而不是她这样的丑女孩。

全天下只有两个人觉得她不丑，一个是娘亲，另一个就是师父。

她其实眼睛挺大，鼻子挺高，皮肤挺白，嘴巴挺红，但在眉心上方，长有一块蝴蝶形的黑斑，覆盖了整个额头。这块黑斑是娘胎里带来的，听娘亲说，刚生出来的时候，还没这么大，黑气也没这么明显，随着年岁变大，它反而越来越显眼了。

见过她的人都说，哎呀，真是可惜了。

为了避开人们奇怪的眼光，娘亲给她留了厚厚的刘海儿，可那有什么用呢，总有一些人的目光，可以穿过刘海儿看到她额上的黑斑。

她五岁那年，村子里来了山贼，村里每家每户都把大门关得紧紧的，以防山贼入侵。她和娘亲就没那么幸运了，她们住在村头一间破茅房里，用一根木棍紧紧抵住薄薄的木门，可那门还是很快就被踢开了。

娘亲将她紧紧护在身后，跪在山贼面前说：“你们把我怎么样都可以，只要能够放过我女儿！”

山贼头子一把拎起叶瑕，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当看到她额上的黑斑时，就满是嫌恶地把她扔了出去。

娘亲哭着叫她快跑，话还没说完，就已经被山贼头子粗暴地压在了身下。

叶瑕想冲进去，但想着力气太小，冲进去也没用。于是转身跑到村子里，挨家挨户地敲门。

“张大爷，你开开门好吗？求求你救救我娘亲！”

“李奶奶，你帮帮忙开门好吗？阿瑕给你磕头了！”

“孙叔叔，你快去救救我娘亲吧，只要你们救了她，阿瑕给你作牛作马都可以！”

叶瑕手都拍裂了，头都磕破了，可任凭她如何哭泣，如何哀求，都没有一扇门为她打开。娘亲撕心裂肺的哀号，回荡在整个村子里。

这些人，他们都聋了吗？

上天都仿佛听到了她的哭泣，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水冲走了一切耻辱和悲伤。

山贼们谁也没放过，将村子洗劫一空才走。村子里有好几个女人受到了蹂躏，只有她的娘亲，活活被凌辱致死。

当叶瑕见到娘亲时，她已经奄奄一息，身上的衣服都被撕破了，头发也是乱蓬蓬的，可娘亲的脸，看起来还是那么干净洁白。

“阿瑕，娘亲走了，你要好好活下去！”

这是娘亲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她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娘亲一生受尽白眼冷遇，最后跟她说的，难道不应该是“替我报仇”吗？

大雨停了，娘亲也走了，只留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这世界上。

村子里的人看她可怜，偶尔会给她一点吃食，她想起娘亲临终时的话，总会低下头默默接受，但她从不向他们乞讨。

就这样，她沦为了一个小叫花子。

叫花子也有头头，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叫花子。他安排手下的小孩踞守在不同的地方，端着小盆，做出各种哀苦的样子，向路人乞讨。

叶瑕从不作摇尾乞怜状，因为她知道，一个人如果想帮助你，自然会出手的；如若不想，再求他也没用。为了这事，老叫花子没少打她，动不动就罚她不准吃饭。

这一天，老叫花子又想教训叶瑕，他自己懒得动手，就让她跪在碎瓷片上，然后让小叫花子们排成队，轮流折磨她。他们有的往她身上吐唾沫，有的拿着烂白菜叶往她身上扔，嘴里还嘻嘻笑着，说着各种辱骂她的词儿。

就在这时，一个断金切玉般的声音响起：“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叶瑕麻木地抬起头，看见一个身着青色道袍的男子，气宇轩昂，不怒自威。她那时还没读过什么书，只会惊叹，茫茫浊世，居然有这样好看的人啊。等到多读了几本书，就会用“萧萧如松下风，轩轩似朝霞举”这样的句子来形容他的长相了。

老叫花子生气地指着他问：“你是何方鼠辈？”

此人淡淡答：“在下清鸿子。”

原来他就是明霞山上的清鸿子，在山下被传成了神仙一般的人物。尽管孤陋寡闻，叶瑕还是自幼就听过他的传说。传说他有次在山上采药，遇到了两个

樵夫，樵夫们还以为自己遇到的是仙人。传说他能御风飞行，餐霞煮石，法术高强得可以取人命于千里之外。

那一刻，叶瑕忽地福至心灵，不顾膝头疼痛，挣扎着膝行到他的面前，一把抱住了他的大腿，大喊：“神仙爷爷，救我！”

他哭笑不得：“我有那么老吗？”

叶瑕连忙改口：“神仙哥哥，救我！”

“咳咳。”他表情略显尴尬。

她再次改了口：“神仙叔叔，救我！”

他表情终于正常了些，问叶瑕：“你想我如何救你？”

叶瑕毫不犹豫地回答：“带我上山，我要修道！”

“你修道是为了什么？”

“为了……”叶瑕吞了下口水，把“报仇”两个字咽了下去，换成了“为了好好活下去”。

娘亲留下的这五个字果然是她的护身符，“神仙叔叔”盯着她看了看，忽道：“你这个小丫头，倒是个有慧根的。”说着长臂一舒，轻轻将她抱起，往明霞山的方向奔去，临走前，对老叫花子撂下了一句话：“小姑娘我带走了，你就等着她修道成功那一天吧，到时找不找你的麻烦，看你的运气了。”

经常毒打叶瑕的老叫花子一听这话，顿时吓软在地。

清鸿子带着叶瑕一路飞奔，到了山脚，索性让她伏在他的背上，反手拔出一把黑乎乎的剑来。

“神仙叔叔，你这是要干吗？”叶瑕吓了一跳。

“上山，”他气定神闲地说，“小丫头，抱紧我的腰，千万别松手。”

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御剑飞行。准确地说，是清鸿子在御剑飞行，她在他的背上跟着翱翔。

此时天气晴好，夕阳正在收敛它的最后一丝余照，满天都是橙红色的晚霞，漫天霞光笼在清鸿子的身上，让他宛如天神一般。

飞到半山腰时，一朵白云正好从他们的身旁溜过，叶瑕偷偷伸出手去，扯了一点点云絮，塞进嘴里，云絮入口即化，甜丝丝的。

“你在干什么，还不抱紧，不怕掉下去被老虎吃掉吗？”清鸿子头也不回，就察觉到了她的小动作。

“哇，山上还有老虎啊，那有狮子不，有孔雀不，有凤凰不……”叶瑕敏感地察觉到，眼前这个人对自己没有一点恶意，所以对他的威胁毫不在意，反而十分兴奋。

“没有。”他简洁地回答。

刚还说过有老虎啊，有这么糊弄小孩子的吗？叶瑕的兴致一点没受影响，继续追问他：“神仙叔叔，听说你不用吃饭，只要煮石头吃就饱了，是这样的吗？”

“不是。”回答仍然很简洁。

“神仙叔叔，听说你已经修炼成了长生不老之术，那你现在其实是不是已有几千岁了？”

“没有。”他倒也没有不耐烦，只是能说两个字的时候，绝对不说三个字。

“神仙叔叔，修道是不是很难啊。要成为你的弟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只有一个要求。”

“什么？”

“你可以别叫我神仙叔叔吗？”

“神仙叔叔很好听啊，不过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也可以换个叫法。那么，我该叫你什么呢？”叶瑕一边咬着嘴边的白云，一边苦思冥想，“仙人，伯伯，还是师父呢？”

“师父。”

“好嘞，师父！”叶瑕开心得搂住他的脖子大叫：“娘亲，你看见没有，我有师父啦，再也不会有人欺负我了。”

“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清鸿子坚定地重复了一遍叶瑕的话。



## 修道

上山之后，叶瑕就拜在了清鸿子的门下。

拜师的环节十分烦琐，先要拜三清道祖，分别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天尊们各有一尊神像，道德天尊长得慈眉善目的，令人大起亲近之感。叶瑕对着道德天尊神像磕头的时候，不知为何，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拜完道祖，还得拜祖师爷。清鸿子师父介绍说，他们这一派的开派祖师是玄机道人，他一共收了九个弟子，分散在九大道场，合称为玄机门，乃是当今的道门之首。玄机道人活了上千岁后白日飞升，算是本门得道成仙的第一人。

这位上千岁的道士爷爷也留下了一尊雕像，看起来倒是和师父一般年轻，想必道人也长得挺好看的。

叶瑕对着雕像胡乱磕了几个头，正想爬起来，听见清鸿子说：“别急，还得拜师祖呢。”

叶瑕以为师祖不是个老头子，就是个年轻小伙子，没想到清鸿子拿出了一张画像，画像上的人赫然是一位道姑，而且是个相当美貌的年轻道姑。不知道是谁画的，这张小像画得极为传神，画中女子眉若远山，目横秋水，脸上没有一丝半点儿笑容，有种飘然出尘的气质。

“呀，师祖原来这么好看啊。”叶瑕喃喃自语。

清鸿子脸色微变，随即喝令道：“还不快快下拜。”

叶瑕只得收拾起胡思乱想，俯下身子对着画像磕头。磕完后还想偷看下面画中的美貌道姑，却见清鸿子早已经把画轴收起来了。

接着，就是拜师父了。



叶瑕对着清鸿子，恭恭敬敬地一连磕了好几个头，由于太过虔诚，头磕得砰砰直响。

清鸿子连忙摆手制止：“够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玄机门下的第十八代弟子了。”

“师父！”叶瑕高兴地叫了他一声，这回算是名正言顺了。

“嗯。”他不动声色地答应着。

“师父！”她忍不住又叫了一声。

“嗯，”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问她，“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师父当得也够糊涂的，连名字都不知道就收了徒弟了。不过叶瑕还是满怀高兴地回答：“报告师父，我姓叶，名字叫作瑕，娘亲说，是白璧微瑕的那个瑕。”

“叶瑕。”清鸿子的目光第一次落在叶瑕额头上的那块黑斑上，不过这目光和以往大家看她的都不一样，没有同情，没有怜悯，而是非常宁静。他思索片刻，说：“从今往后，我就叫你阿瑕吧。”

阿瑕，以前娘亲也是这么叫她的呢。叶瑕开心地答应了一声：“是，师父！”

说来也巧，可能是这明霞山上多美玉奇石，清鸿子弟子的名字都是以斜玉旁命名的。后来叶瑕才知道，他们和她一样，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因为师父宅心仁厚，加上机缘巧合遇到后带上山来的。

在她之前，师父一共收了四个弟子。大师兄叫吴琛，长得浓眉大眼，一脸憨厚的样子。二师姐叫琉璃，瘦得像个纸片人，两弯吊梢眉，一双三角眼，美虽美矣，却带着几分刻薄相。三师兄叫曲玮，身材瘦小，一双眼睛滴溜溜直转，一看就是个机灵鬼。四师姐叫琪瑶，生得雪肤玉肌，柳眉樱唇，尽管身量还未长成，却已是个典型的美人胚子。

师父介绍完后，让她给各位师兄师姐一一作揖，在受礼时就能看出他们的不同性格了，吴琛师兄连连说不敢当，曲玮师兄笑嘻嘻地回了个礼，琪瑶师姐略微往后躲了躲，只有那个琉璃师姐，大刺刺地受了礼，一点都不知道客气。

拜完师之后，就得开始入门学道了。近些年，师父一心忙着修炼，调教入门弟子这种小事，一概落到了大师兄吴琛肩上。